

茶叶可以入饌，是指茶叶可以陈设食物，做成精致的菜肴。唐《茶赋》载，茶乃“滋饭蔬之精素，攻肉食之膻腻”，即对此作出了精辟的提示。

其实，用茶叶制作的食物大家并不陌生，最典型的就是今日之大街小巷里，依然随处可见的茶叶蛋，哪怕在网红咖啡、西式

糕点的群起裹挟下，茶叶蛋还是深受男女老少的青睐，也因此照样独树一帜，江山不败。

不止如此，那些相对小众化的茶菜肴，龙井虾仁、茶香藕片、普洱茶炖排骨、茉莉茶鸡翅、清蒸茶鲫鱼等等，也都因为茶叶的加盟，达到了大味必淡、知味必和的境界，成为不少吃货舌尖上的珍肴。

第一次吃到龙井虾仁，还是在读小学的时候。那天，我和我哥去舅公公家作客，刚巧街区附近新开了一家杭州饭店，舅公公就在中午带着全家人去吃饭，“走，去尝尝几个招牌菜。”席间，有服务员端上一盆虾仁，里面躺着碧绿的茶叶，我见了十分新奇，不敢贸然动筷。舅公公见状，便举起一把调羹，把几只虾仁连同两片茶叶舀到我面前的

中国有句俗语——说曹操，曹操到。很多人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巧合而已。然而巧合的事情不应“广泛而流行地”发生，以致给人一种印象：当人们在议论一个人的时候，这个人（常常会）不期而至；反过来说，这样的现象就不能叫巧合。国外也有类似的说法和现象，比如1974年，有一本名为《现代人》的杂志报道了一件离奇的事情，事情发生在英国伍斯特：马路上两辆汽车相撞，两位驾车人均未受伤，他们下车互递名片，双方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两人的名字都叫弗雷德里克·钱斯。钱斯(Chance)在英语中是偶然、机遇、碰巧的意思，两个“偶然”先生在一次撞车事件中邂逅，这是何等难得的“机缘”啊。

还有一件更为令人咂舌的事情，作家诺曼·梅勒在创作小说《北非海岸》时，突然觉得在书中还需要有一个(前)苏联间谍的角色。开始，他仅把这个人物当配角来写，但随着情节的铺展，这位虚构人物日益喧宾夺主，最后居然被写成了书中的中心人物。不料此书一出版，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人员就突然冲进梅勒居住的房子，在他住房的楼下居然捕获了克格勃间谍博里斯·阿贝尔上校，其间谍行为基本与书中描述得一致。

诸如此类的事件导致了一门名为“同感论”的边缘科学的诞生，通常认为同感论的发明者是胡塞尔，而胡塞尔最初是从心理学家里普斯那里接受“同感”这一术语的，最后形成了成熟的同感理论体系。在胡塞尔的晚期著作中，同感活动被描述成具有“结对”“共现”“同感”三个具体步骤的完整结构。与此同时，一些无法用因果巧合来解释的巧合都被称为同感巧合，同感巧合不受空间、时间限制，一个人隐藏着的想法和愿望，有时可以由“同感波”在另一人身上产生同感，从而形成同感巧合。同感巧合尤其可以被用来解释具有两个以上事物的、某一事件具有重要意义的巧合事件。

世界上有不少事物有时无法用已知的自然规律来解释，如果在桌子上旋转一枚硬币，当它停下时正好直立在桌子上，这种可能性约为十亿分之一，这一巧合既不叫因果巧合，更不是同感巧合，它可用概率论来解释，因此可称“概率巧合”。

菜碟里，“这是龙井虾仁，味道蛮好的。”在我的印象中，舅公公是个不苟言笑的长辈，家规很严，虽然我们每次去做客，他都十分高兴，但并不喜形于色，每次吃饭时，从不允

许饭碗内留下一粒米饭，所以，我有点怕他，每次上门，便探头探脑的，最好他不在家。可是那天，我在舅公公的注视下，第一次品尝到龙井虾仁时，忽然觉得，我的舅公公是一位特别可爱的老人。

再次感受到龙井虾仁的魅力，是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期间。那次，周恩来总理在杭州设宴招待尼克松，菜单上就有这道佳肴。据懂行的老克勒、那时被叫作“上海爷叔”的老食客说，正宗的龙井虾仁还得去杭州吃，因为杭州就是龙井的故乡，而我在惊讶之中，不免有点狐疑，不至于吧！

后来才发现，茶叶在菜肴中所发挥的引领作用，确实与其品种的差异和质地的高低有着密切的

关系。记得那一年，我终于结束知青生涯，考上大学。一天，我们几位室友一起到阿丁家作客。阿丁的老爸是一家餐厅的大厨，这天烧了一桌菜招待我们，其中有一道特别弹

眼落睛的炒鸡丁，只见盈盈的酱汁中，是一粒粒白玉般的鸡丁，还有一片片青辣椒、红辣椒。“这道菜

最讲究的地方，是用上了红茶。”阿丁老爸先揭开底牌，再介绍流程——先把切好的鸡丁用适量酱油、味精、淀粉搅匀腌制，再将辣椒切片后油锅翻炒，捞出备用，最后洗净锅子，放入适量花生油，将红茶入锅爆香，再放入腌

制好的鸡丁炒至九成熟，倒入炒好的辣椒一起略炒片刻，出锅。阿丁老爸说得眉飞色舞，我们已各自舀起一勺品尝，齿颊间果然瞬间有了隐隐的红茶香味。

再后来，随着西风东渐，物阜民丰，茶菜肴也越来越被普及推崇，在和亲朋的交往中，现身的频次分明是越来越多。

只是没想到一位结识未久的诗人也深谙个中真谛。诗人其貌不扬，偏最擅长爱情诗，文字看似素淡，却常能勾人的魂，而他烧的普洱茶嫩牛肉，也一如他的诗风。“我烧的这道菜之所以好吃，除了牛肉和茶叶都是上等外，还尽量少用葱和姜。”一次他邀请大家聚餐时，洋洋自得地告诫大家：“葱姜只能在前期用以去腥，后期不再入

网上预约就诊，如今是再平常不过的事了。但一年半前的一次预约，竟因一字之差，引发了一场风波。

那天，外孙女在网上为外婆预约就医，结果发现将外婆的名字，打错了一个字。我担心姓名不对无法就诊，当即与网站联系，必须纠错，且要在电脑上操作。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总算完成。但还需审核一至三天，其间不能就诊。因错打一个字而产生的复杂纠错过程让我心有余悸，从此放弃网上预约，改用电话预约。

转眼一年多过去了。再次网上预约时发现，又出现了名字不符的文字提示：怎么会这样？我们选择电话求助，接听员耐心听完我焦急无序的诉说，只花了1

碑体颇流行，我也跟风练过一阵。到部队后，中午战友们午睡了，我坚持练书法，临过任政书、鲁迅先生的手书，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书不成，见别人写得一手好字，非常羡慕，自己因有始无终，终成憾事。

因有书法情结，东鳞西爪地读了一些关于书法的文章，此次参观汉字纪念馆，系统地看了中国书法介绍，将散乱的印象梳理了一下，有了一个较完整的理解。书法的经脉是楷书从隶书演变而来，萌发于汉魏，发展于晋，鼎盛于唐。初唐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四大家，欧阳询最为突出；中唐最杰出的当属颜真卿，其字雄健浑博、筋力丰满；晚唐要数柳公权最佳，其字棱角分明、骨力劲健。故宋代范仲淹点赞：“曼卿之笔。颜筋柳骨。”

唐朝书法承前启后，发展



郑辛遥

读名人传记，犹如登门拜访，且可自由出入。

锅，否则，这些重口味的佐料，会直接影响到茶叶的香味，那还不如清炒白萝卜加把蒜！”

诗人的话自然有些过激，其实当可酌情调整，随后由简入繁，慢慢掌握要

领的。比如我第一次烧的茶菜肴，主料只有三个，百合、木耳和绿茶，木耳黑白皆可，调料为稍许精制盐，少些绵白糖，至于色彩和味道如何，你就自己去想象了。

人都有优点和缺点，你会发现：这两者是互为-体的。正是缺点成就了优点，比如：科研型人才取得成就

恰恰是因为不擅长应酬。如果硬要其改掉缺点，就没有时间和精力研究了。再如：雷厉风行的人往往也是急性子，若要他慢下来，优点也会荡然无存。

明白了这一点，就不会对人苛求完美。完人是根本不存在的，除了圣人。普通人表面上可见的“完美”，必在隐藏处有其“短板”。小到个人，大到家庭，无不如此。老话说得好：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套用一下：人人有其难如的意。所以，不必羡慕任何人，不管他有多么风光；只需努力活好自己，打好手中拥有的牌。

几分钟，就帮我做了改正。我一试，预约成功！今后在网上可按需正常预约了。

一个求助电话，不到一分钟解决了我们面对的难题。纠错，原来可以这么简单！

时代在进步，互联网应用在迅速发展，新的服务项目还在不断推出。网上预约仅是一个应用项

目。如今，互联网、电子化、数字化与大家的生活息息相关。多么希望，应用程序的设计上，能考虑老年人的服务群体。网上服务，力求快捷、便利、有效。化繁为简，将难变易包括最好少有的纠错。告别网上预约之惑，以人为本，方便于民，让网上预约、日新月异

的互联网，更好地为大众服务。

至鼎盛高峰。前有东晋前辈打下的基础，后有宋代蔡襄、米芾等，元代赵孟頫，明代董其昌、文徵明等书法大家。东晋代表人物非王羲之莫属，其字道美

健秀，骨丰肉润。唐太宗酷爱书法，尤其偏爱王羲之，他派人获取了其代表作《兰亭集序》后，命侍奉拓书人冯承素等人摹拓若干本分赐太子、王公大臣，并命唐初书法四大家临摹，通过摹拓与临写，使经典得以传播开来，并流传下去。

纪念馆的展品中存有冯承素、褚遂良的临摹本，感觉难分仲伯。五个流传临摹本中，数冯承素的摹本最有名，现在看到的多数是他的摹本。我在

纪念馆商店挑选了一张冯承素摹本拓片，请书法爱好者戴民兄观赏。我问戴兄：“冯承素的字不如初唐四大家，为何其摹本比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等大家流传更广？”戴兄说：“可能是名家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很难改变，而冯承素没有自己的风格，学谁像谁，更能乱真。”言之有理。

记得几年前，单位举办书法大奖赛时，邀请了一位书法家当评委。他当评委点评书法作品时，我好奇地问他：“你为何不挑选基本功扎实的楷书和行书，而是选那些稀奇古怪、东倒西歪的字？”他解释说：“现在流行这样的写法。”我虽不是专家，但总感到抛弃千年的传统和审美习惯，是不好的风气。胡乱涂鸦，以丑为美，唯一的解释是可以放弃苦练，弯道超车。

窃以为书法是中国最经典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有一部书，出版没多久就风靡全国，初印30万册一销而空，其内容形式还引来全国各地出版社竞相效仿。这就是后来畅销近40年的《唐诗鉴赏辞典》。它的成功推出，却不得不归功于该书的责任编辑汤高才先生。

这本辞典的编撰，发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改革开放初，因为没有现成的范本可参照，这本书的唐诗选目，是老汤从上海图书馆借来相关书籍，参考历代唐诗选本，并请教相关专家共同确定的，而遴选鉴赏文章的作者，除了那些如雷贯耳的大名家外，老汤也不拘一格，通过不同途径寻寻觅觅，有时还依靠作者互相推荐，硬是拉起来一个100多人的作者队伍。现在看来，都是唐诗研究方面的一时之选。诸如萧涤非、程千帆、马茂元、沈祖棻等，可谓个个握灵蛇之珠抱荆山之玉。

当时的作者写稿，没电脑，全是爬格子，等纸质的文字稿收齐，足足有厚厚的几大摞，一百一十多万字的《唐诗鉴赏辞典》，按每张稿子500字计算，差不多有3000页。老汤沉浸于这些书山稿海里，乐此不疲。进入审稿环节，他向来是只看文稿不看人，也就是凭文章的质量和适合性来决定取舍。当时还不作职称什么“大师”“泰斗”“名家”，有的赏析文章，作者颇有名头，但因为写得草率应付，也断然退稿不用，而对于初涉学界的年轻作者，只要文章对路用力颇勤，也大量采用。自己拿捏不定的，就听取相关专家意见，一般都会得到明确的答复。老汤辛勤审稿之余，有时自己披挂上阵，署名高原，和大家一起操觚弄文，其专业性并不亚于行家手里。《唐诗鉴赏辞典》一炮走红后，老汤续编了《唐宋词鉴赏辞典》《汉魏六朝诗鉴赏辞典》《元明清诗鉴赏辞典》，有了以往的成功经验，老汤的编辑思路更加活跃拓展，主要体现在选目上愈发不主故常，尽显包容创新的特色。东晋的玄言诗，甚至佛教翻译家高僧鸠摩罗什的《十喻诗》，宋代王安石的集句词，黄庭坚的俚俗词，明朝冯小青的《读〈牡丹亭〉绝句》，阮大铖《郊居杂兴》皆可入选，令读者大开眼界。

回想起当年和老汤打交道和写稿的经历，不少学者现在还津津乐道。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周啸天先生，曾是《唐诗鉴赏辞典》中年轻的主要写手，上海师大博士生导师曹旭先生，现在说起当年认识老编辑汤先生，颇有“高山仰止”的感觉。中央文史馆馆长北京大学的袁行霈先生曾是陶渊明诗歌的鉴赏文作者，几年前还请我代向老汤致意。那时编辑和作者的交流互动是全方位的。有些学者还直接被老汤请来参加文学鉴赏辞典的编审工作，而且几乎没有什么报酬，南京师大的钟振振先生，复旦大学的骆玉明先生，上海古籍出版社副总编陈振鹏先生，还有上海译文出版社沈维藩先生等，都曾大力襄助过老汤文学鉴赏辞典的审稿事务。复旦大学章恒教授生前也是老汤的好友，常对其编辑工作提供学术上的真知灼见，老汤对之很是佩服。如此联系作者发现作者团结作者依靠作者的本事，现在看来，老汤是十分突出的。他案头当时有不少和全国各地专家学者往还切磋书稿的信件，现在看来几乎可开个名人学者手迹墨宝的小型展览会了。

老汤在出版社的编辑生涯，主要和文学鉴赏辞典相伴，他的成就和贡献也主要体现在于此。我因为参与文学鉴赏辞典的撰稿认识老汤，后又因其引荐转行到出版社工作，成了老汤的同事，接过了编辑出版文学鉴赏辞典的接力棒。

光阴荏苒岁月无常，前几天忽闻老汤已由膏肓之疾而化鹤西归。不胜唏嘘感伤之余，乃从往事尘中，采撷其职业生涯的吉光片羽，褒扬他对文学鉴赏辞典的创业之功，作为一瓣心香，遥赋汤高才先生逝去的身影。

的文化瑰宝，唐诗是华人最宝贵的精神财富，可谓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一直想买一本书写唐诗的楷书字帖，这样既可练字，又能品诗，但未能如愿。

退休后曾几次下决心习字，因杂事缠身，半途而废。这次买了《兰亭集序》，下决心照着葫芦临摹经典，但颇感难学，也许是楷书基础尚未打好，遂决定老老实实临摹古帖。曾买过不少名家字帖，感觉书法博大精深，真草隶篆，各有千秋，美学趣味，回味无穷。

然而，字帖多了，无所适从。人的精力有限，难以广而为之，只能根据自己喜好，挑选习之。比较下来，更偏爱欧阳询，遂临摹之，但其字好看难学。颜真卿的字多少有点童子功，且有少年情结，更觉亲切，便又临摹其《多宝塔碑》，每天习字，愉悦心情，修身养性，但愿能坚持下去。

怎么那么巧

陈钰鹏



七夕会

七夕会



诗情词韵忆高才

祝玉振

雅玩